

# 镇压法轮功， 潍坊当局血债累累

## 山东诸城大法弟子杨桂真被折磨致死

杨桂真，女，40岁，系山东省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人。今年9月因向世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9月14日提审时因拒绝在“邪教分子”一栏内签字，拘留所的几个败类就授意刑事犯人对杨桂真进行毒打，毒打之后将杨桂真铐在铁椅子上，连续铐了四天四夜，期间不准吃饭、喝水、大小便，到17日这天，杨桂真上厕所时已无力行走，奄奄一息，最终晕倒在地上窒息，被某看守所人员狠掐人中穴而苏醒，苏醒过来再次把杨

绑在铁椅子上，不久，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仅因向世人讲明真相就被关押在拘留所活活折磨致死！

惨案发生后，消息立即被封锁，对杨所住村庄进行警戒，对杨的亲属进行严密监控和看管，对与杨有往来和欲想了解此事的大法弟子进行关押，意想封锁住此消息。但是，逆天而行的人间败类所残害大法弟子的罪行必将大白于天下，更何况一条人命呢？难道说就这样不明不白消失了吗？！谎言、假象都将一个个地被揭穿。

## 潍坊 61 岁大法弟子王意新被虐待致死

王意新，男，61岁，潍坊市坊子区沟西镇郭家村人，修炼前身体行动不便，多种疾病缠身，修炼后骑自行车几十公里都不累。

2000年6月30日镇委副书记宋长春为首的把王带走，关在公路站院内，非法拘禁40多天。在此期间老人每天睡在满是水的水泥地上，唯一的一件铺在地上的衣服也被抢走。每天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非人折磨。最后难以承受，用绝食来抗议2天，第3天时把老人放回家，回家后老人不能吃饭，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大小便不能自理，事隔不久便离开了人间。

王智和，女，62岁，王意新之妻，拘留15天后，与丈夫王意新、儿子王声云、儿媳唐修美等另外6名功友一起关押在汽车站内，家中只剩下14岁的孙子无人照料。

在关押期间宋长春带领打手们曾两次毒打学员，晚上把灯闭掉，用麻袋把人扣上，然后打手们就是一阵乱打，竟下流无耻地拧女学员的大腿内侧，乱抓、乱打、用脚踢下身。被打的学员身上都是紫黑色。宋长春曾丧心病狂地说过：XX党打死人不偿命。

(2000年10月31日报道)

# 铁的事实

## ——山东潍坊大法弟子玄成喜被活活打死的经过

2000年10月7日下午，于河镇镇府司法所里早已关了许多大法弟子。当时有几个学员被打得伤势很重。下半夜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声使大家都惊坐了起来，原来是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高继生被押送回来正在惨遭毒打。随后又有两位女学员被关了进来。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天亮。

10月10日午饭后，浑身是伤的高继生又被叫到了隔壁屋里，政法委书记滁永生和原政法委书记王新民等人对他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暴刑，打手们都喝得大醉，举着胶皮管子、木板、电棍，失了控似的对着高继生的头部胸部及背部猛打，还不时用皮鞋踢踹；打昏后，用凉水浇醒，情景十分悲惨。高继生被抬回来时，已经不省人事，面部血肉模糊看不清模样，后背又红又肿全是木板印，一直处于昏迷。

紧接着是女大法弟子张风英被毒打；惨叫声、胶皮棍、木板以及刽子手们的狂笑声混杂在一起，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下了泪，值班人员目不忍睹而离去。可打手们已没了人性，肆意毒打着，直到打累了才罢手。

张风英被抬回，因始终昏迷，所以毒打时没有了喊叫声。等抬回时，脉搏微弱已昏死，她的全身被水浇透。

回时昏迷，可还没等醒来又被拖走再遭毒打。这一天，有9人惨遭毒打，他们没有吃一口饭，有的被连续毒打几次，他们处于昏迷中，大小便只能躺着，随时需要人照看。

10月11日下午，北关镇河湾

村61岁的大法弟子玄成喜被拉来了，打手们逼问他真相材料是从哪里来的，他没有回答它们。它们毒打着他，他惨叫着，大约过了四十分钟，打手们吃饭去了，值班人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叫了两个人过去把他扶起来喝水，那场面惨不忍睹，地上积满了水，玄成喜趴在水中，他的鞋子被扔在一边，外衣被扔在连椅上，浑身冰凉，血肉模糊，他已失去了知觉，因不省人事，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抬到连椅上。想给他换件干衣服，可是没办法换，因为血衣脱不下来，只好把衣服撕碎，这时看到他的后背已经被打的说不出是啥颜色，皮裂着口子，两大腿后侧肉都碎了，上牙床渗着血。他又惨叫了几声，便眼球上翻、头歪向了一边，功友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急救车一到，四人把他抬上车送往西城医院，天上下着雨，这时他的脉搏已经没有了，心脏停止了跳动。

10月12日一早，“管事人员”就令被关押的人把需用物品搬到了一间很少有人去的房间，他们连夜雇来的员工正在往窗户上焊铁棍子，又叫人把玻璃都用报纸贴上，将几个知情者软禁起来封锁消息。

10月14日上午，政法委书记滁永生恐吓说：“回去后就说他（玄成喜）心脏病发作致死，谁出去乱讲一样的下场。”

就这样，身体强健、忠厚老实善良的61岁的大法弟子玄成喜被于河镇政府的滁永生、王新民等凶手活活打死。

大陆大法弟子  
2000年11月

# 潍坊又有两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于河镇政府又欠下一笔滔天血债

于河镇是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七大转化点”之一。2000年10月1日过后，二十余名大法弟子被抓至镇政府，大法弟子进京上访被抓回后，酷刑拷打，打得昏死数次。其中一50多岁的女学员，打昏后用凉水泼醒后再打，双脚脚踝被打手用棍棒打得肿得很高，满身黑紫。其他大法弟子因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而被非法关押。在严刑拷打中，有一学员实在承受不住酷刑的折磨而说出真相宣传材料是从大法弟子玄成喜处得到。于是，玄成喜于十月十二日左右被拖至于河镇政府，在打手滁永生（镇政法委书记）、陈永华（镇综合办主任）、镇工作人员陈龙山、武装部部长杨某某等人的轮番拷打中痛苦地死去。玄成喜被活活打死后，有关部门及镇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并控制封锁了玄所在村庄，严禁群众出入泄露消息，在不通知其亲属的情况下将遗体送往火化厂秘密火化。

玄成喜：男，61岁，家住潍城区北关东夏庄。他为人善良厚道，在村中享有盛望，对于他被政府活活打死这一血的事实，村民们惊得目瞪口呆。玄成喜所居住的村子与另一被活活打死的大法弟子陈子秀相距很近，他们都是潍城区北关区域的。

张志友：男，45岁，山东潍坊市潍城区于河镇人，与妻子李玲云都是大法修炼者，夫妻俩孝敬父母、乐于助人，在村里威信很高。

1999年7月21日，夫妻二人因进京上访被抓至镇政府，惨打后，每人逼交1700元。1999年10月，妻子李玲云进京上访，镇政府把张志友

拖至司法所，毒打了一天。2000年4月，妻子李玲云又一次进京上访押回潍坊后，被镇政府打手打昏死过去、不省人事。打手不想承担责任，让一大法弟子用三轮车送回家中。张志友在外躲藏一个月，回家后仍难逃厄运，被镇政府打得满身黑紫，二个多月后还胸部憋闷，疼痛难忍、不敢喘息。夫妻两人被逼迫交8000元，他们四处借债，生活极其艰难。

2000年10月4日，他们为讲清法轮功真相，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再次进京上访。10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骗至一处，后转送潍坊驻京办事处。10月6日凌晨，在押送途中张志友自知这次押送回于河镇，即使不被活活打死，也会惨遭折磨，因为“中央”新的打压、迫害法轮功政策已人人皆知，他们在邪恶的新授意下更有恃无恐，所以押送车行至沧州时，决定不如再次返回北京上访，为大法洗刷不白之冤。便与其它四人在警察熟睡的情况下从车窗跳下，张志友身亡，于10月8日在沧州被强行火化。

在过去的一年里，潍城区“七大转化点”之一于河镇镇政府在打压法轮功学员上素以“（迫害学员的手段）花样多、手段狠”而享有“盛名”。许多善良无辜惨遭迫害；图钉钉手指、电棍电、木棍打、皮管子抽等等酷刑数不胜数。累累伤痕在修炼者的手臂上、腰背间还未消失，良心泯灭的邪恶之徒在新的打压法轮功政策的授意下，又犯下了一桩滔天罪行，两名健康、善良大法弟子就这样被夺去生命。

潍城区善良的人们，自1999年  
转第十页



## 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 周春梅、孙小柏被逼自杀



周春梅,女,62岁,省特级教师,家住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十笏园小区4号楼。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6月进京上访后一直被单位跟踪、监视。1999年7月20日进京上访,被半路截回后,强行拖至车上,双臂青紫。1999年7月22日后被强行抄家。当时围观群众甚多。周春梅为保护大法书,被拖至院中跌坐在地,但仍当众弘扬大法。其后的日子里,教委、单位每天去人逼其表示不再修炼法轮功并威胁如在规定期限内不表态



就采取措施、关押等。在重大压力面前,周春梅不妥协,并表示坚决修炼法轮功。

孙小柏,女,36岁,小学教师,家住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城关。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6月进京上访后一直被单位跟踪监视其活动。1999年7月22日后被抄家。教委、单位一直逼其表示不再修炼法轮功,并威胁在规定期限内不表态就采取强制措施。孙小柏表示坚决修炼到底。

1999年7月27日孙小柏和其母周春梅一起被逼以死来维护自己的修炼信仰。

## 潍坊又一位学员刘增强被迫害致死

刘增强,男,78年7月8日生于寿光市留吕镇东湛关村,潍坊市昌潍师专中文系99级文秘系学生。7月14日(暑假)下午到北京反映法轮功真相,在北京颐和园附近被八宝山公安人员扣留送至潍坊市政府住北京办事处,被打得头、颈、面部多处烂乎乎的,行走困难。

7月18日押回学校保卫部,一直被非法拘禁。校方通知家属带500元现金来校作为到北京接人费用,声称还炼就开除学籍。这期间当地公安多次威胁,要求写出保证,将从轻处罚,坚持再炼将拘留15天,再继续监狱侍候等恐吓的话。因信仰问题上访,未到信访部便遭公安劫持,惨遭毒打,学校威胁、开除,致使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年轻正直的

刘增强不堪迫害,终于7月22日凌晨2点在昌潍师专教学楼前上吊自尽。自尽前,他咬破手指在白色上衣上用鲜血写道:"法轮大法好"。

刘增强的三封遗书中包括给校领导、给父母、给师父的,和被抓被打的经过。目前遗书已被学校收走。

刘增强从小正直善良,其父刘兴然(55岁)是地道的农民,纯朴憨厚。刘增强去世后,母亲、姐姐及全家人陷入极度痛苦中。

这是第一位高校学生因炼法轮功在非法拘禁期间被迫自杀。对刘增强的死亡,潍坊市昌潍师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0年8月9日报道)

# 潍坊大法弟子王佩声死于狱中



王佩声,男,68岁,潍坊五金站离休干部,家住潍城区西关街办,苗莆1路10号楼。1995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法轮功潍坊辅导站副站长。1999年7月20日后被监控,长期以来受到公安及有关部门的恐吓和威胁。2000年3月因给人大代表联名上书反映法轮功情况签名而遭拘留。

2000年6月27日,王佩声根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进京和平上访,被潍坊公安押回后遭15天拘留并收去600元钱,拘留时并未通知家属。

拘留所里,部分功友进行绝食,但当地公安到外地学习了“经验”说

一般人绝食七天就得抢救,但炼法轮功的人绝食15到20天不用管他们。

拘留期间每天24小时被关在闷热的牢房中,没有放风时间,有时干体力活(挖土卸车)。王佩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失去了生命。7月12日凌晨2点多在牢房中离开人世。医院签定为猝死。直到下午一点多才通知其老伴王已死亡的事实。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之后时间不久,在其亲属没有查明王佩生老人真正死因的情况下,公安部门为了毁尸灭迹,竟然强行恐吓其家人将其尸体火化。

一个身体健康的老翁突然间成为死者,这是继陈子秀、李惠希之后的又一人间悲剧。自去年7.20以来在潍坊市被公开迫害至死的法轮功学员已有5人。

我们希望政府工作人员不要再执法犯法,草菅人命,滥用暴力,用人的良知和理性,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问题。不再汗颜面对那些善良的人们。

潍坊学员 2000年7月13日

## 山东省潍坊寿光市法轮功学员 李惠希被警察活活打死

山东省潍坊寿光市侯镇侯一村法轮功学员李惠希(男,40多岁)到京上访,于4月21日由寿光市公安局带回到侯镇派出所,当晚被公安人员活活打死,22日早将尸体火化。22日公安局通知家属李惠希已

死亡,并恐吓家属不许声张,只给了家属4.5万元人民币,就此了事。

目前所有寿光市法轮功学员已被严密看守。上边有文件,不管现在表现如何,看前一阶段的表现,全潍坊市已有20多人被送劳教。

华尔街日报:

## 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 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



她的头。”

“地方官员勃然大怒，命令陈女士光脚在雪地里跑。监狱同窗和其他目击的犯人说，两天的折磨使她两脚青肿，她的短黑发粘满了脓和血。她爬到外面，呕吐，然后瘫倒在地。她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法轮大法不是犯罪集团或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阴谋集团。它是一个精神和静修相结合的气功锻炼系统(叫法轮功)。陈被它所吸引是因为她和其他几百万中国人一样，

“陈子秀死的前一天，《华尔街日报》的故事开始道，”拘捕她的人又命令她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58岁的她在被电棍反复电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还是顽强地摇着

发现炼功使她感觉很好。但是，不能容忍任何它不能控制的北京独裁者于去年夏天禁止了法轮功。陈被逮捕了。Johnson 写道，当这个“几乎没有文化也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谦卑的女人拒绝放弃她无罪的修炼时，政府决定给她一个教训。

“对陈女士的拷打始于那天晚上，《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在附近的牢房里，其他囚犯可以听到她的惨叫声。”据目击者说，城关街道委员会的官员们用橡皮警棍打她的小腿，双脚和后背，而且用电棍电她的头和脖子。”

最后，陈女士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她儿子和女儿勉强被允许查看她的尸体。”他们回忆说，他们的母亲被放在一张桌子上……她的小腿是黑的。6英尺长的鞭痕布满她的后背。她的牙都被打碎了。她的耳朵都是青肿的。”

亚洲华尔街时报:

## 中国拘留死难法轮功学员之女

2000年4月23日 11:45 (纽约), 华尔街时报记者 Matt Forney 报道

北京(道琼斯)--中国警察拘留了一位妇女，因为她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母亲如何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而在拘留所被活活打死。

据张学玲的丈夫周末说，张学玲于上星期一遭到逮捕。张女士对

华尔街时报叙述了她母亲之死的详情，那篇报导刊登在华尔街时报星期四版上。她解释了她的母亲陈子秀拒绝背判法轮大法之后，如何遭到地方警察毒打、用电棍敲击，并被迫赤足在雪地里奔跑。陈女士2月21日死于拘留所。

最近的拘留发生在法轮功突然为世人所知的一周年之际。本周二



是万名法轮功学员震惊中国共产党周年纪念日。当时，他们围住北京市中心中央领导的居住重地，要求政府承认他们修炼的合法性。从去年7月取缔以来，警察已经逮捕了成百的法轮功学员。

在法轮功主要领导继续遭到监禁的同时，其他追随者在继续抗议官方对他们的迫害。政府证实已有85人因抵抗所谓对邪教的镇压而遭到判刑。人权组织说已有八至十五人死在拘留所。

张女士不练法轮功，她证实了很多其母被毒打致死的细节，这些都是亲眼目睹整个事件的几个法轮功学员所言。在被警察从中国东北山东的家中带走之前，张女士给她丈夫丁中原(译音)打了电话。丁先

生来到地方派出所，他被告知不能探望他那因“破坏公共安全”而将被拘留15天的妻子。他说，警察拒绝解释张女士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但“我猜想与和一位记者谈话有关。”

在被拘留之前，张女士说她知道与外国记者谈话的风险，但是她希望把她母亲的事讲出来。“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她说。

(2000年4月24日编译)

另据消息人士报导，潍坊陈子秀之女张爱玲女士4月16日遭到潍坊警方拘留。据悉此次拘留将为期15天，警方没有向张女士的家人告知拘留的理由。

(2000年4月24日转自多维网)

## 母亲错在哪里？ 罪在哪里？ 到底是谁害死了她？

我无意为“法轮功”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关于两高的有关解释，我也不清楚，我只想谈我的母亲。

母亲的为人是令人称道的，谈不上扰乱或破坏社会治安，更谈不上是什么犯罪嫌疑人。她只是一个法轮功练习者，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练习者，在最低一级的辅导站上，她连一个辅导员也不是。她曾到过北京(究竟为什么，别人只能猜测)。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进京是在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现在也无人能够准确知道她进京的目的。

据她回来后对我们的讲述中，我们知道她是在公园(中山或景山)被“抓获”的，她在公园中闲逛，被“便衣”询问是否是法轮功练习者，答

曰：“是。”就被送往潍坊公安部门驻京办事处，身上带的600多元和身份证被搜去。我是在交付了1500元后才被允许到北京去将母亲接回。我是在气愤和极度牵挂中到北京的。

母亲小学文化，在生活了近60年的潍坊当地也极易迷失方向，我曾多次应允她带她去北京旅游，我未能满足她的这点要求，将令我遗憾终生。气愤中，我一句话也没跟她讲。她在“潍坊之家”旅馆中，态度坦然，几次为瞌睡中的我盖严衣服。第二天，我们一起去吃饭，在路上，母亲如饥似渴地环望着四周北京的风景，问我道：“这是天坛吗？”我说：“不是。”这是我们母女北京之行

的唯一句话。母亲做梦都想游玩的地方,到了却无法游玩。村书记于乐正跟我们讲:"她是不是想来玩玩。"北京的早饭很好吃,她吃了很多,记得吃剩一个鸡蛋,被她揣进了兜里,节俭是她一生的习惯。

我没有同她一起回来,直到第三、四天上,我才自己打听到她被关押的地方,几天的时间,没有一个部门给我一个关于母亲去向的消息。15天后,村委通知我带375元的拘留所费用领人。回来的当天,母亲又被村委看管,一天三顿饭由我们送至村委,24小时有人看管。

1月4日,母亲自己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只知道要配合政府部门说服母亲,做好母亲的"教育转化"工作。我只知道政府部门的任何宣传

和做法都绝对是正确的,都不容置疑的相信着。母亲受到的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2月16日,母亲是行走在路上被"抓获"的。从这一天到她生命终止的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做错了什么?是否触犯了什么?我不知道判定是否是法轮功练习者的依据是什么?我不知道一个60岁的老太会威胁到什么?

就在接到迟来的噩耗时,我猛然警醒,我们已了解到,母亲曾遭受过的非人的、毫无人权保障的、毫无法律和政策依据的,绝对权力导致下的毒打致死事件,是绝对的政府犯罪行为,我们在等待着符合事实的、公正的、毫无权力和政治背景的执法部门的公正执法!

## 陈子秀直系亲属、非法轮功修炼者

### 张学玲女士的来信

只因母亲是法轮功练习者,政府在剥夺她合法人身自由的三天之中,将她活活折磨迫害致死。

我的母亲,陈子秀,59岁。山东省潍坊市北关街办徐家小庄村民,法轮功练习者。2000年2月16日(阴历正月十二),母亲行走在福寿街上,被北关街办"法轮功专管负责人"李书记撞见,("两会期间",各级政府对于法轮功继续练习者的行动非常关注),并带至北关派出所询问且搜身,后晚上转至李村村委看管,晚上8时许,母亲出走。2月17日下午,李书记又在通往火车站的路上遇到她,随即联合派出所将其带至潍城区政府临时成立的"法轮功转化看管中心"城关街办点,并由我们村委支付了2000元的看管费用。

2月18日早7时,我们家街接到自称是分局的电话,要我们准备好棉被和伙食费1000元,我有所怀疑,就向分局河北关派出所落实是否打过这样一个电话,都否定了。晚饭时,我们又接到电话,问准备好了吗?电话中同时传来母亲的声音:"给我拿床被来,他们要1000元钱,给他们拿来,别的无所谓,关键是钱,我现在在撞钟园1号楼。"

19日,我还在是否给付款的犹豫中又接到一位女同志的电话:"你好,你等着。",这时传来母亲的声音,微弱的、发生了变化的、非常痛苦的声音:"他要多少钱,你就快给他多少钱,给我拿床褥子来"。我感到不妙(我已了解到,潍城区共成立了6、7个这样的看管中心,无一处



不用非常残忍的、令人发指的酷刑折磨法轮功继续练习者，进行强行转化。)

20号中午，我带了东西，来到撞钟园看管中心，只有人向我要钱，未见到母亲，在门口看到了一辆公安汽车。回家后，一个刚从里面放出来的人告诉我“在里面遭受的酷打无法承受，所有人都扛不过去，都写了不再练习的保证，现在里面还关着4、5个人。”晚上，我不放心，同哥哥又来到这里，被告之不允许进去。

2月21日早上，我把对这件事的费解和感想电话告知了市人大，人大的同志说管不了这事。

2月21日晚上，7时左右，村书记于乐正在未说明原因的情况下，用车把我和哥哥拉到了金海宾馆二楼206房间，当时由派出所公安人员、街办领导、区领导近30人在场，我们被告之，我的母亲于今天早上9时突发心脏病已正常死亡。

我的二舅陈子和也来到这里，我们三个人不允许往外打电话，不允许回家，不被告之尸体在哪里，不允许看尸体，不允许离开这个宾馆，我和哥哥强行往外冲了几次都被众人 and 保安强行堵住或拉回来。期间，市立医院的王院长来这里告之我们她突发心脏病正常死亡的情况，区公安分局的刘局长告之我们应协商后事，向上请示，服从安排。晚上12时37分，在我近乎发疯的强烈要求下，我们三人离开了宾馆，允许第二天去看尸体。

2月22日早8时左右，在我们去市立医院时，公安人员已把市立医院戒严，约30名公安保卫着停尸房，一切需服从上级安排。10时许，我们在急救医生王全利的陪同下，打开停尸房门，院子的西南角堆着母亲的衣物。我们全家约40口人亲眼见到了惨不忍睹的母亲的遗体，她已被穿好了寿衣，并已做了美容，

当我们打开衣服，除去前上半身到处是大块的紫黑色印迹，只要能看到的部位，到处是伤，耳朵呈紫黑色，牙齿已断，虽已美容整理过，依然保留着血迹，院子里她自己的衣服、褥子、内衣裤上面到处是粪便，衣服几乎全部被剪破。

医生说：“来的时候，人就死死的了。”尽管我们拍了照，但我们依然希望有录相资料。中午过后，我通知摄像人员来这里，被公安人员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外面，公安分局刘局长正告我们不允许进去，我发问“为什么我的母亲在正常死亡的情况下，公安部门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进去”，他说他是奉命行事，要听上面的，上面就是市领导。我又问：“你一个执法部门滥用权力时，为什么却要服从行政部门的指挥。”尽管刘局长无言以对，面对近30人的公安人墙，我们还是无法进去，之后，我们看到法医来到，把我们挡在外面进行了尸表验尸。回来后，我因怀疑是公安部门的人打死了我的母亲，就向区检察院报了案，但未见任何动静。

之后，街办的领导对我们进行了“抚慰”工作。晚上10时许，北关街办给我们送来了市立医院的信函。内容是(复印件证明)：

潍城区北关街办：

你辖区村民陈子秀因突发疾病猝死，经抢救无效于2000年2月21日9点30分在我院死亡，至现在已停尸30余小时，早已出现尸斑，现已开始腐烂，我院无条件存放，请你们抓紧通知死者家属，将尸体移送殡仪馆存放。

潍坊市医院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二日

当晚，我们同意了对尸体冷冻的要求，商定第二天一早将尸体冷

冻,我们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有的合理合法的基本的要求,必须最终服从政府的命令。从这一天起,母亲的尸体被公安部门戒严,我们的家被政府部门24小时监视。

2月23日,早7时多一点,我们全家二十几口人在停尸房门前等待着上级领导允许进入的命令,我们希望给母亲换上我们儿女准备的寿衣后去冷冻。6°C的气温中,我们老老小小整整等待到11点,才从公安刑警那里得到允许进入的通知。

当天下午4点,检察院来我家告知我们,当事人非公安人员所为,检察院已将案子转移到公安部门。下午5时多,区公安局和区检察院同时开始立案侦察,并通知我们,尸体将在24日下午,由省地市级公检法部门的十家法医进行尸体解剖。24日下午,尸解完毕。法医做了如下简单的结论:"外表看,打伤是轻度的,是不致死亡的,基本上排除打死的可能性,尸体已无保留的必要。"我们不懂医学,但没有结果,我们觉得无法告慰亡灵,我们坚决不同意火化。

后来,我们得到了一些消息,知道了一些这三天中母亲遭受的残忍的严刑酷打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代表政府的"工作人员"丧心病狂的、灭绝人性的、无法无天的嚣张气焰。他们曾叫嚣着"只要放出去的就是写了保证书不再炼的,只要是没写保证书的,就是正常死亡,死着出去的。谁愿意上吊就给谁根绳子,即便出了事,我们这些人判刑,也是今天进去,明天出来。"我

们同时了解到他们的真实身份和他们所依仗的领导。

我们非常想见到亲眼目睹母亲这三天经历的见证者,但考虑到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麻烦,我们克制着,我们想请一位律师,但律师告诉我们,接手与法轮功有关的案子要请示司法局。我们非常清楚我们面对的是多么复杂的形势,太多太多的人告诉我们,我们绝对不可能讨回一个公道。我知道,所有这些人都是善意的,我们知道,法轮功练习者会支持我们讨回一个公道,但我们担心会由此再发生另一个不白之冤。

我的一点感想:我不想为法轮功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只想说出我的真情:

母亲的身体状况是有目共睹的,她有一副那么令人羡慕的绝对健壮的身体,她的确不吃药、不看病、也没病可看。一位合法公民,我愿意尊重她的意志和选择。她的善良、无私和秉直有口皆碑。在她整整20年地孤身一人、饱经风霜地岁月里,度过的每一天都让我们怀念。她的坚强、她的品质、她的精神让我们敬仰,所有人都知道陈子秀是一个好人,而她的结局,是如此的悲惨。

作为子女,如果一天不为母亲讨回一个公道,活在这个世上,将无法面对自己的良知,一天也不能心安。

妈妈!您现在在哪里?……

记录:陈子秀之女 张学玲  
身份证号码:(略)

接第三页

7月20日至今,仅潍城区就有六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至死。他们是:周春梅和孙小柏母女、陈子秀、王佩声、张志友、玄成喜。请记住潍坊政府的

罪恶吧,善恶有报的宇宙法理将让世人看到罪恶的报应。

大陆弟子 2000年10月14日